

# 夏日烟云

■ 骆以军

那个夜晚的火车车厢像他这一生宿命的、注定的,不论发生了多少随机组合不同遭遇的故事,那必然的——如果它是一部看似流水账其实刻意剪接过了的电影——ending 镜头。最后一个画面。强曝光成版画般的沥青人脸,拉得长长的影子,昏黄的煤气灯,车厢里的横的纵的座椅或扶杆的消失点纵深。阴惨的,像孟克的画面,但不是定格。画面仍在摇晃着(持摄影机的手不稳地晃动),时间仍在流动,但那是最后一个画面。

那大约是在 1970 年代,他和他那群日后成为陌路的青春同伴,在那烟雾弥漫的夜车里摇晃着。他们的脸孔带着一种无知的狰狞,或是对抗这种生命何其漫长凶险而自己何其单薄孱弱的不祥预感,强自打气的模糊笑意。他们穿着高校生制服(完全仿日式高校的黑色高领外套),叼着烟,喝啤酒,配一人一只沾盐的水煮白鸡蛋,如此悠悠晃晃随那巨大铁皮车体穿过最深沉的黑夜。那种缓行列车的动力犹是烧煤球,火车头会有列车工人一铲一铲将煤球扔进乌黑生铁的炉膛烈焰里。他们在那串连成列的密闭空间里给摇晃折腾一整夜,清晨下车后,唇上短胡茬处会结两块黑不溜秋的鼻涕冰块,车厢空气里全漂浮的煤烟碴子!

他们一伙人总是搭最末一班夜车从光州出发,天亮时就到汉城或是釜山。在其中一人领路下(永远不是他),赶在朝会前,在校门口堵人,一群醉醺醺眼带血丝晃了一晚上硬板靠背座椅而胸缩腰斜的痨病鬼,像从夜河对岸偷渡来的幽灵,围着对方落单小猫两三只,一顿死揍。

打完了,再用回程票疲乏欲死地摇晃回光州。

那个摇晃的画框。画外音。哐当哐当火车本身在那种慢速运动中撞击着自身金属关节的异常温柔的声音。那种宽轨慢车,慢速到对向



2006 年 9 月号



轨道有车来,即像松解链条骨头散垮地“乞”长叹气刹车停下,乃至时光悠悠似乎他们在那车厢里胡子蔓长身体抽高。车厢里总静默地散坐着那些底层人。那些韩国人。许多年后,那回想着在那昏暗氤氲、秽臭不堪的车厢里,那些似乎作为梦境背景各自阴惨缩睡在座椅上的“底层人”,究竟是哪些人?拎着鸡鸭的老妇?疲惫的马路工?流浪汉?妓女?竟无一各自可辨识身份之外型,仅就是一集体的,忧悒不幸如影子般的填满在他们周围座位里的,“底层人”。

那个印象像溶剂蚀进了他的一生。他永远在“经过”。置身其中,隐约感受一种背景的不幸或冤怨之气,却又将心思放在更小一撮人其实毫无意义等时间流去的期待里。即使现在,他常从独自一人的旅店房间惊醒,仍为时空错置地幻觉着自己在缓慢,有着孤寂金属节奏,且款款摇晃的火车车厢之中而想不清楚自己是在生命的哪一段,“我这是在哪儿啊?”

他记得在那无数个慢车穿行黑暗旷野,所有人全昏睡着像冥河渡船上的无助鬼魂的夜晚,其中一次他们遇到了一个和他们一般醉醺醺的中年人(真难得!),那家伙完全没被这群小鬼凶神恶煞的气势唬住,主动和他们攀谈,话匣子一开便停不下来。他一眼就认出他们全不是韩国人,他告诉他们他因为酒后失手杀了自己的妹妹一家(包括妹夫、妹妹的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小女孩),所以正被通缉中。他记得那个男人在描述这些事件时,带着一种酒醉者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无法将逻辑串起的朦胧感,他们似乎也没把他说的话当真。主要是那家伙看起来也不像带着枪支或刀刃之类的狠角色,他们完全没有一种对前辈的畏敬惧怕(比他们更是地狱无从赦救的罪人),反而有一种客途遇投缘陌生人,几句攀谈便结为知交的亢奋和热情。

他记得那家伙谈起他们的国度,眼神突然变得柔和濡湿,仿佛充满憧憬:“啊,那可是个奇妙的国家,可惜我被通缉出不了海关,不然哪,此生能去一趟中国,死也瞑目了。”

那时他们哪知他口中的“中国”是大陆或台湾,那从来不是他们这群少年理解或感兴趣的国度。但他们争相拍胸脯,好像他们在那个自己其实从未去过的地方无比熟稔,“没问题,只要哪一天我们想个办法把你弄出去,到了那里,你放心,所有事情我们全罩你!”

这个画面当然要过了好几年后,他自己操着那口咬字不清的韩国腔加山东腔国语,来到这岛

上,像薄纸鬼魂恹恹混迹在那些说着他听不懂话语的人群里,才变得无比好笑。简直太好笑了!“我们罩你。”那像是在他童年小镇那间小戏院里,偶尔穿插在韩国片档期间播放的国片《独臂刀》、《独臂刀王》、《金燕子》、《一夫当关》……那样一个白光雾影,人形容扁、孤独的主人翁永远背负着含冤莫名,被人诬陷、遭大家围杀逐猎且断肢残臂的暴力世界。他记得就在他和那群搭夜车寻衅的少年同伴在不同城市间轨道来回晃行的同时,他曾看过一部爱国战争片《英烈千秋》,为那里面那个奇异古怪的世界惊骇莫名。饰演张自忠将军的柯俊雄,在全军遭日军围歼,自己身中数弹后,颓坐在旷野中一处凸起的土丘上,对着军旗猎猎、层层包围的日本军说:“回去吧!中国太大了,中国不是你们吃得下去的苹果。”然后拿出刺刀开始切开自己的肚子(他错幻增殖着自己附加的瑰丽特写:那些颜色鲜艳拥挤着流出的大肠小肠)。然后一位日军司令下令全军“向支那战神敬礼!”

也许,也许那个韩国人,那个夜车车厢里偶遇的杀人犯,走进那个人人残杀自己身体,卸手砍脚拉开拉链把内脏一串串掏出来吓人的世界,那个“中国”,他们这群唬烂少年,或真的可以设法“罩他一下”。但事实是,当他像闯进别人梦境里,身形瘦削地,“真的”置身在这个街景招牌全写满中国字的都市里,他却像被放鸽子失去联系忘了通关密语的情报员,他找不到可以理解所有人在想些什么(怎么样不会被人瞧不起?怎样说话让人觉得自己是自己人?怎样让人觉得自己上道、懂行道?)的秘径。

有一次,他晃晃至西门町(那些戏院看板、那些卤味摊色情书报摊、那些黑玻璃的理容院和门口梳飞机头发蜡呛鼻的擦皮鞋皮条客、那些穿着拖鞋热裤黑眼眶的南国女人……对他而言,这个五彩缤纷的游乐园,就是“中国”的梦幻核心),惊见骑楼边一个老人靠墙挂板上挤着一包一包洋烟。Marlboro Winston 肯特,五十五元一包。雪茄六十元一根。心底一个低音鼓响了一响。是了是了,接近了。韩国没有洋烟,他少年时曾陪父亲到火车站送人,走出车站大厅时,他父亲突然在一架烟灰缸前停住,乱七八糟揉捏倒栽的小烟屁股之中,插着半截冒着烟的黑大物事。他父亲既土气又慎重其事地拿起那犹湿沾着前人口水的怪东西,衔进嘴里,美美地喷哧喷哧吸吮着:“这是雪茄,好东西!”

雪茄。他知道他父亲是见过世面的。到韩国之



2006年9月号

前(在那个“中国”)他父亲抽过三炮台、大前门、三五这些烟丝细醇滤嘴烫有箔金印字的上等烟。而今他花六十元就可以得到那样一根完整的“好东西”。他向老人买了一根,怀璧其罪地走在人群里。现在我在你们之中了,或者是,现在我和你们不一样了。他搭电梯到万年大楼十三楼的“迈阿密西餐厅”,躲进角落一个小沙发单人座,点了一杯插了小纸伞且用塑胶海盗小刀串了一颗腌樱桃的蛋蜜汁,不理睬舞台上浓妆艳抹老女人的抒情歌演唱(对,是国语歌),望着头顶上一串串葡萄藤般错织交缠的电线七彩闪光小灯泡,映在环场黑色窗玻璃上,像灯海一片延伸到外面的城市上空。他拿出雪茄,点了几次火,斜欠着身子歪靠在座位,夸张地咬着喷烟,顾盼自雄。许多年后才羞耻地确定,当时包括服务生,那些从其他座位投来的罕异眼神,绝对不是艳羡,他们看着一个疲不啦唧、服装过时的小鬼,独自夸张像对看不见的观众打招呼地抽着雪茄,肯定心里发噱:“哪来的土蛋进城。”

这些故事是只对他有意义的失落环节:他跑进去(且遭到屈辱)的那座魔幻之城早已坏颓荒弃,灰头土脸。且所有人都心不在焉不再理会这些闯入者得不得体土不土气了。他们忙着改名,摘掉“不是”他们的名字,拆掉那些电影里飘飘摇摇的中国布景,“回去吧,中国太大了,不是你们吃得下去的苹果。”他们忙着改掉街道商标上的名称,并且在一种纯洁的情感下坚持用更古老的汉语说话。“滚回去!中国!”当然他或比所有人更感到那种整个世界的构成元素全被一小格一小格抽递换置的晕眩。他那口学了十年仍咬字含糊的国语。他好不容易让自己的颜色、气味趋近,隐匿于其中的整幅背景,突然哗一下又全幅换过。他又孤零零,突梯古怪地浮出(套句时髦话:“凹凸”)前景。哎,那些独臂刀,那些荒漠里的客栈北方的响马镖客,那些父辈冤仇颠倒的身世,那些失传的武功秘笈,那些玩肠子刮骨疽的魔术游戏,那些双截棍、血滴子,还有那个脸部表情永远固定成猫科动物,恫吓敌人时额头前顶眼珠上翻脖子内缩下颚龇裂露齿的李小龙——啊就像那个手机广告,那个他怀疑脸部每一条小肌肉都被注射了凝固剂的一千零一个表情的李小龙,一如往常在一个画框银幕里摇头晃脑挤三头肌且嚎叫着亮 pose,突然,上下四方的画框如机关启动铜墙铁壁,朝着他缩挤,愈来愈小,愈来愈小,最后把他狼狽挤扁在一条小小的窄缝里。或者像同

一时期他看过的一部古怪透顶的好莱坞电影《联合缩小军》(同样地,那样陈旧、便宜、粗糙的科技狂想和烂特效,深深迷惑了那个困居在第三世界小城里的少年):一个人身体里感染了一种无药可医的病菌,奇怪的是以当时对特殊病菌束手无策的生物科技,却发展出一种缩小灯,一票医疗团队缩小成一剂注射针水滴里的悬浮物,注射到人体里。然后这群人像许多年后的“异形”系列电影,在漂流太空舱的各隔舱里拿着火焰喷枪、重机枪、曳光弹对付那些不断繁殖且匿藏在各种空间障蔽后的黏鼻涕怪物。只是这群科学家的冒险是在一具人体里的胃囊、动脉、有石灰岩洞般肠绒毛的小肠,锅炉房般的心脏、无重力室的肺泡……在这样的迷宫里对抗邪恶的病菌怪物。且他们之间亦发生了叛舰喋血之类的情节,他们分裂成两派,互相狙杀、猜疑、背叛同志、慢慢失去人性……最后幸存的那一两个人(那一对男女主角)终于找到一处出水闸口,从汹涌激流中被冲出来……原来那是那个巨大病人的一滴眼泪……

哦。真是够了。但那确是属于他的那部分的那个国度(他答应那个夜车韩国通缉犯,有一天如果偷渡进去,他会“罩”他的那个“中国”),年轻时他缩坐在戏院黑魅的座椅上,瞠目结舌全身发抖仰视着白色光雾里的那些巨大人影,那些不可能在现实世界复制的飞天遁地,人体的极限,人生际遇的悲惨、怨愤、虐待或复仇快感之极限,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幻术和魔性兵器……到了这时全被缩小灯照射,混在泪滴钻进他的身体里,他们欢哗捣蛋,像那些吵吵闹闹的小人儿,在他看不见的他自己体内翻筋斗、长短兵器对打、杀了父亲仇家的儿子然后等着他的儿子长大来寻仇,或者,切开肚子吓令那些追杀自己的敌军立正向他行军礼……那些小人儿像断了绳控的戏偶,在他的肠胃肝胆心肺肾脏膀胱里窸窣窸窣念着他们的戏词。当然有一些台词,因为挤在那黏糊糊不透光不透气的小世界里的人物太多,而断裂遗忘了它们在原来电影情节的逻辑,使得那些小人儿,常得苦恼地对着许多不同类型片不同情境的其他不搭轧角色们,像对抗自己变成泡沫被遗忘,精神抖擞地重复(使他们成为电影经典之桥段的)那些台词或动作……时日久远,他总挂念记惦着他身体里的这些小人儿,像那部小说《蒙罗医生的岛》(也许那又是一部曾造成他少年时心灵风暴的怪电影?):一个疯狂科学家想把一座孤岛上的动物改造成人类,没想到最后反遭恢复兽性的动物人袭击而丧



2006年9月号





插图/黄阿忠

命,他奇异的实验也就此成为泡影。但那些猪人、猴男、鹿人、豹人、美洲狮人、鬣狗人、雌狐人、圣伯纳人、马犀人、牛人……在终于杀了把它们变成如此怪物的变态造物主之后,言语丧失了明晰和意义,不再用双脚走路,裸体趴着舔地上的水,猎杀其他动物人裹腹。以相当快的速度退化成动物。他担心在他里面的那些小人儿,因为画框毁弃布景被拆旷日废时地困在他身体的幽黑脏器里,忘了逃难之路,久而久之,他们成为一些片段,然后,开始退化,长出动物毛披,嘴巴发出哇哇呜呜非人的哀鸣,并以猎食同类为乐。

当他和这个叫图尼克的青年并行走在这座城市入夜后的街道,当他们两人皆陷入沉默只听见

彼此皮鞋踩在柏油路面的单调声响,他忍不住侧耳倾听这城市像藏在雾中风景后面的声音:远处垃圾车带着一种核爆废墟后孤独机器人的忠实固执气氛,轰隆轰隆用胶皮扇叶的电动水车旋转翻搅着自己肚腹里的垃圾。一些金属塑胶容器被碾碎的声音,一些扎好的垃圾袋被挤压乃至里头的空气终于爆破的声音,一些瓜果果囊烂青菜鸡骨和在汤汁里搅烂的零星细响。偶尔则是改装过排气管的重机车引擎吞食油气嘶吼着扯破空气而去的,电音吉他将扩大器开到最大,音箱却破了那样的一团声音的弹射。

他忍不住想对这个图尼克说,啊,即使是那么的不像,人们还是喜欢,喜欢怀念,喜欢将那个已



2006年9月号

然回不去的无害场景重建,移放到眼前这个你真正置身其中的世界。他想说;也许你只是在观察我,也许你只是在唯唯诺诺,用你们理解世界上任何事物的方式去想像我所说的,像你的那个西夏旅馆。一个宛然的世界。一个缩影或拼贴重建的世界。一个游乐场。一些会在所有的小城故事里出现的套式人物:小学校长、老医生、妓女、警察或消防队员,火车站站务员、一间旅馆的老板娘,当你们的轨道车经过它们站立的那处转角时,会压到按钮启动机簧让它们(穿着制服)从写上它们身份的小屋推门出来,微笑挥手或做鬼脸或拿喷水壶浇花或拿棒子逐打小偷之类的,重复齿轮关节动作。或许你可以加一些细节,一些移动的事物(翻墙跳过酒瓶玻璃裂片的黑猫、檐下的纸招风铃、落叶、巡逻警员骑的老旧脚踏车和街灯下飞舞的蛾群),这些人物各自的心事和往事……那会使它们像真的一样。但我要说的是,回忆不等于虚拟回忆,旅店无法取代旅人在漫漫旅途中亲眼所见的一切,故事是无法归档管理的,经验不像那些邮局柜台上打包绑绳磅重盖戳的邮件等着和其他一包一包寄送出去……

但当他这么说的时侯,他脑海里已像有好几双手,估量琢磨着如何将他记忆里的那个童年小城,不伤原貌又能折叠进一个故事包裹里……如何描述那成十字交叉的主干道和那条河流……

那条河流叫大田川,穿过这个小城,之间横跨了大小七、八座桥梁,夏天的时候,一些捡纸的乞丐在桥下搭棚子窝聚着。白天时他们背着一个大竹篓,手拿一个长铁夹到处收纸。各种纸:在灰土中翻飞的报纸、医院外被随手抛弃的收费单、小学生折成纸飞机的日历纸、嘘赶走猫狗垃圾堆中沾着油酱的薄油纸、草纸……有一个咔嚓咔嚓的节奏,像火车站闸口的剪票员,手指自动持续地按着剪票夹——他小时候只要听见街上那捡纸人长夹子咔嚓咔嚓的金属轻击声突然静止,就表示他瞥见街上一张废纸,夹住,放进背后的大篓子。

傍晚时他们点起篝火,在桥下水边把那些苍蝇飞舞臭烘烘的各式废纸压成一坨一坨纸块,等着有人来收走。然后他们会优哉地靠坐在那些堆叠成小山的臭纸块堆上,喝啤酒唱歌(都是一些乡音很重的韩国土俗民谣)。他始终不理解这群人冬天时都跑去哪里了?

那同时,他父亲会拉一把木头板凳在中药行门口,一边押着他背古诗,一边摇着蒲扇乘凉,然

后,像某个精准的报时设计,每天七点时,从河的对岸冒起一团白雾,并伴着一种造成人群骚动的低吼,由远而近跨桥而来。小时候他以为那是腾云驾雾的神兽妖物。但其实那是一辆绕着小城街区喷洒杀虫剂的小型黄卡车(他亦永远不知道这表演喷云魔术的报时车是从远方的哪里来的)。当那车开到他们门前时,所有人都兴奋地把门窗打开,让那云蒸霞蔚的一团一团刺鼻芬芳的白雾涌进屋里。“杀杀虫,杀杀菌”,大人小孩全一脸欢乐浸沐在那舞台干冰里。只有在很多年后,他回想起那个近乎幸福且难得让街景人物晃动起来的魔术时刻,心底会有点冒鸡皮疙瘩地想起,那卡车上拿着喷枪对大家喷吐白雾的人,在那个画面里,为什么是穿戴着一种近乎防毒面具的面罩(那亦像是他父亲那一辈人悲喜剧的核心意象,阴暗的中药铺厅堂里一袋袋饱吸了化学毒剂的各色中药材)?

11月底,秋天过后,河面快结冰时,会有一群穿迷彩制服的韩国军人,用军车运来一袋一袋的沙包,在他们家门口那条桥再往下没有两百公尺处汇堆筑拦水坝,那种沙袋是往用一种草秆交织编结极厚的米袋里填沙制成。河水一被拦断,几乎一个晚上就结成一个冰湖。于是那变成一个溜冰场,等河床冰面厚度结实了,上头便翩翩回旋或追逐扑打着一些穿冰刀鞋的少年少女。当然一整个冬天下来,总会有十来个溜冰客从靠岸薄冰不结棍处,像被一双自那冰面下伸出的妖怪之手攫抓下去,极快的一瞬间,从冰面裂口栽跌下去。从来没有人试图从那裂洞里抢救或打捞他们——那几乎像冰原上成千上万的海豹群,在其中某一只被北极熊猎杀,鲜血喷洒嚎叫时,其他近距离的同伴面无表情,也不惊惶窜走,已将眼前的撕裂挣跳视为一定配额的死亡牲祭——主要是那河床冰壁结得非常厚,一直要到春天冰裂融化时,一具一具完好如初的尸体,才会或栽仰或趴伏地挂列在拦水坝上。

另一个大人们用静默无动于衷的态度面对的死亡场景,是每逢夏季暴雨,黄浊大水几乎漫淹过堤防,待洪水退去,有时会在那轰隆水声背景里,爆出一声细微的哭声。然后人们会在湍急河岸边,看见哪儿搁浅着一个死婴,较远对岸又一个肚子朝天鼓得好大打转浮沉的,一个又一个,他父亲说那些是从妇产科后门丢进河里的,来路不明尚未成人的夭死鬼。有的是难产死胎,有的是妓女的,有的是当地不良少女被美军弄大





肚子再去打掉的……

他不知道他父亲当初为何会带着他们一家，匿居在这个近乎静止的小镇，而没有选择汉城或釜山那样的大城市。也许有一个缩藏在脏器里面的恐惧：“共产党会来。”他们的城唯一一条主干道的尽头就是铁路（图尼克想：每一个故事的暗影角落都藏着一条铁路。）。每天清晨，他父亲会把他摇醒，带着他在事物尚未从梦境中浮现清晰轮廓的灰蒙中，像要让他此后一生永远回顾追忆时不要错过漏细节地，一老一少把那整个小镇巡走一遍。那时全城的人几乎仍在熟睡，偶尔天际低掠过两个螺旋桨的巨大黑影，是附近驻军机场运送美援物资的美军直升机。他们静静地沿河岸走着，经过拉下铁栅栏、地面铺满鲜艳呕吐物的戏院，拐一个弯走进低矮日式房舍挨挤着的风化街，他父亲闭唇低声叮嘱他：“闭上嘴巴，不要呼吸。”似乎那里飘浮在空气里的脏病菌吸进肺里也会传染梅毒或淋病。那里偶尔会停放一辆挡风玻璃被砸烂的美军吉普车。小旅馆二楼窗台上晾着他们那个年代在他处根本见不到的，女人的新式内裤或胸罩。他总也不明白他父亲为何不把这一段区域从他们每日清晨漫走的路线删去。

当他们汗气蒸腾将那小镇走完一圈回到家里，门口总搁放着两瓶玻璃瓶牛奶。他们父子俩一人一瓶，将扎束瓶口的透明纸拆去，将一枚小圆纸盖掀开，秘密地，将这家里的贵族享受从鼓凸的喉头送进肚子里。

他总是试着用全城韩国人的眼光，看着这一对形似祖孙的父子，在每个清晨安静而好奇地巡视他们的城镇。也许他可以把故事变成他们是一对犹太父子，也许那个老人不断低声告诉那孩子什么是人类适当行为，什么是犹太良知，他用无人听得懂的希伯来文颂念着那些古老的祈祷文。也许他还告诉那孩子大屠杀的历史……

等一等。他想，我终于还是受到这个图尼克小子的影响了，他的那些该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谰言妄语：那些海市蜃楼中的古帝国，世界边缘之岛屿，那些如烟消逝的古地图上的漫长旅行路线，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从罗布泊沙漠到敦煌，所有幻觉的汇聚地，能吸住船舶的磁力岛、哇嘎·哇嘎岛的处女之国与骑马女士之国，已知世界的边界……他的那座（疯人院）“西夏旅馆”，一支盗用被他们秘密处死的旅人遗骸和毛发作为文字，因此被诅咒全族将在乱伦、血腥复仇、遭马匹践踏祖坟脉穴、且全族男子将被敌人骑兵自后抓住后发髻砍

下头来的大屠杀场面中集体灭族的部落。他记得他第一次和这小子在那间居酒屋喝酒，他便两眼血丝、酒气扑鼻地凑近他鼻前，像交换一个巨大秘密地低声说：“老哥，我不是这整个扑天盖地的汉人所描述、建构的世界里的人种，我不在这个时间里，简单告诉你吧，我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最后一个西夏人。”一开始他由着他胡说。那座旅馆，赁住在那里头各式各样靠吞食彼此身世故事维生的人们（也许正因如此，图尼克口中的那座旅馆里的男女废材们，一个比一个拥有那些罕异离奇的身世）。他在心底告诉自己：我还挺喜欢这个小子的，所以任由他在这些酒后胡说中一层一层搭建那座幼稚、金壁辉煌、不断增殖变大、像血燕用随处叨拾而来的谣言、诡计、那种头尾衔接反复循环的烂故事（“从前有一座山，山下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小和尚，有一天，老和尚对小和尚说：‘从前有一座山……’”）和着唾液盖成的建筑，简直比他小时候听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还要残失漏阙，但因此添加更多空洞无法交代事件缘由的恐怖感、一个或许多个阴谋将要发生的不祥预感、躲藏在帐幕衣橱家具后面手持刀斧的敌人的影子被月光拉长伸进你床下的地板……

“我杀了我老婆，”图尼克泪流满面地说：“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用什么方式杀了她，我找不到凶刀、血衣，或其他任何沾血的榔头、扳手、球棒……我甚至找不到她的身体。”

他安慰他：“找不到尸体，那或者你并没有杀了她，也许她只是离家出走罢了。她只不过是跑到这个世界上某一座我们不认识的鸡巴城市罢了。”

“我是说我找不到她的身体。但她的头，她的那颗头颅，就摆在西夏旅馆我的房间里！”疯了。他警惕地想，这小子疯了。

他想告诉他：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座旅馆。每天晚上，我们在那间居酒屋喝了个爽，相信我，像我这样的酒精中毒者，要重回那个时间连续、光度不过亮或过暗的真实世界，是何其艰难痛苦之事。但你看我们现在的脚下，那是一块一块拼连在一起的人行道地砖，我们正在这座真实的城市街道上走路，经过这座城里唯一一座清真寺。你看那投影灯打光的火焰状绿琉璃瓦圆顶，像飘浮在幽黯夜色中的神灯巨人帽毡。然后我们会钻进那树阴扶疏的巷弄里，经过那一幢幢顶着孤寂街灯的日式老房舍，然后在一处岔口互道拜拜，各自回家。

没有你说的那座旅馆。





但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小事——并且之后许多个晚上他和图尼克喝完酒离开那间居酒屋,两人摇摇晃晃步行走回家的途中,都会发生,或该说是经过,一些像电影画面的超现实事件现场——他原不以为意,到了等这一切骇异暴乱的事情全发生过后,等到他原本的生活被摧毁糅掉,像小废纸团扔进图尼克那个黑洞般的叙事里,他才恍然大悟,那像是一张巨大挂毡边角不引人注意的一条脱绽的线头,他原可以不去理会,但还是禁不起好奇心伸手去拉拉看,这一拉,线头愈扯愈长,拉成一条五颜六色的长线,他充满恐惧但停不下来地继续拉继续拉,于是原来那幅挂毡上织绣的栩栩如生的风景开始从各处细部剥落,乃至慢慢消失。

最后剩下他不能置信地,手中缠着一大团彩色废线,还有那遮蔽的画面尽褪去后,裸露出来的,图尼克所描述的那座千变万幻,发白故事尸骸堆其中的,虚无与流浪者后裔的世界尽头。

那个晚上,他与图尼克,醉醺醺地走在那个无须引证便真实无比的街道,他突然对身边这个陷溺在自己幻想国度的不幸青年浮现一种近似父爱的温柔情感。有一瞬间他几乎脱口而出,几乎向他巨细靡遗地描绘他这几十年来深藏心底连妻女也不曾提过的童年小城:那条河流。那些跌进冰裂口里穿着冰刀鞋的人或喷洒杀虫剂的小卡车什么的。他想起他和他父亲一起在那模型小世界般街道上走着的辰光(像咱俩现在这样)。他且记得在他们家那条“医生街”上,隔两间店家的一家“柳东均外科”,医生是个阴沉自负,传闻每天打老婆的中年人,执照总放在小诊所里最暗的地方。他父亲说此人一定是助理出生,帮大医师开刀开得好,弄了一张假执照来我们这小地方开业。他记得小时候,一次他爬家里的中药柜抽屉,摔下来跌碎下巴,就在嘴下方几公分处另裂开了一张嘴,那里头鲜血淋漓掉出来的肉条竟像那第二张嘴吐出的舌头,他母亲被骇呆了(“那就像,上半张脸分明是一个孩子哇哇在哭,下面却长了另一张嘴吐舌头做鬼脸!”)。后来即是瞒着他父亲,找那个“柳东均”,花两小时把嫩肉推进去,再缝合起来。奇怪的是这件事像魔术一样他父亲从未询问像是从未发生过一般。

他那时不知怎么突然想对图尼克提起这些乱糟糟的遥远往事(“因为我也是个迁移者啊”),但几乎是念头才起便被图尼克冲着他一个充满笑意的眼神给硬生生打断了。那个眼神充满了一

种属于预言者、战争中曾目睹人吃人惨剧的退伍军人,或某些幽浮俱乐部里坚持自己曾被外星人掳走用一些金属管线插入他身体的疯子……的高烧意志。

——你就要发现我说的全是真的了。

然后他们转进清真寺旁的巷子,他们的眼前出现一个仿佛电影中的立体场景:(像那些好莱坞警匪黑帮片的开头)电吉他的滑音配着背景慢慢由弱转强的饶舌歌,反戴棒球帽的黑人小孩从那撞在街角引擎盖冒烟的烂二手车里偷拔里面的音响,破掉的喷水柱的消防栓,一个把半身都探进垃圾小轮车里的流浪老妇;两个戴着全罩式安全帽的黑衣人(准确地说是穿着黑色防风运动夹克和深色运动裤),分别拿着撬钉起和一把长尖刀,对着已满头是血倒卧在地的两个人体猛击,一旁摔倒的机车引擎嘶吼着带着冒着白烟的后轮高速空转。那样的巨大声响,使得那两人在挥臂舞动刀械朝下方微弱挣扎的人体重复做一些什么的动作,变得极像在游泳池水面下摄影一般慢速不真实,像只是为了对抗水中那充满介质物的光的阻力。

他和图尼克经过他们。他原以为躺在地上只剩下抽搐的那两人是学生(帮派械斗?),后来才发现那是两个警察。图尼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甚至停下脚步站在他们身后(那两个戴安全帽的,会不会回头,“看啥丁一么’?”然后持那些刀械朝他们攻击?)。但那两个家伙竟像是 Discovery 频道上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具羚羊尸骸的土狼,拱颈专注地撕扯嚼食骨头筋肉,背对着不理他们,专注自己的动作。

他们正在肢解那两具,并未死透的人体?

他不知过了多久才从震天价响的引擎巨吼中领会:这是一个袭警案现场,那两个幻影中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手执各种法器金光闪闪往眼球掉出来牙齿被打碎成一个空窟窿鼻梁不见只剩两个小洞还汩汩冒出鲜血的泥浆人进行“大法轮”旋转;其中一个停下殴击之动作,蹲下来想把那警员用手掌携护伴腰带的枪套打开,但那个条子似乎在无意识中紧扣着枪不放。于是他们四个(他,图尼克,那两个戴全罩式安全帽之人)同时听见:一根接着一根将手指骨扳断的,像折断坏掉日光灯管,那种结构中尚有结构,同一时刻听见坏毁及其回音的复奏声响。

拿到枪,那两个黑衣人(终于回到真实?)迅速地跳上稍远处另一台停靠未熄火的机车,催油呼啸而去。



2006年9月号



他和图尼克互相没有对看，继续往巷子里被距离远近的街灯和树影明暗错置得幻异神秘的巷弄更深处走。

那晚回家后，他的妻子正看着电视夜间新闻，美女主播蹙着眉头播报一则“一位空姐在美容中心使用一种‘幻光磁电仪蒸气太空舱’作SPA时，被太空脚排气管击中额头，致眼球水晶体脱落弹出地面”的新闻，但一旁的跑马灯字幕则打上：“杀警夺枪案！噤声杀警，两名凶嫌犯案时完全不发一语，不排除哑人犯案。”

他想：这件事的时序、真实性，或是他是否恰好卷入一个必须和那让人头大避之唯恐不及的侦讯、笔录、法庭种种警察体系打交道（他好歹算目击证人？）的退缩厌倦感，全像充满破绽的好莱坞片。有一些关键细节似乎咬合得太准确了，但他又说不上是哪儿不对劲。

第二晚，他到酒馆去，喝得醉醺醺，继续听图尼克描述那个时光静止的灭绝国度。

“……有一位乔治·马夏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1793年东印度公司及乔治三世，前往中国。他带了许多礼物给乾隆，包括望远镜、天象仪、地球仪、一大块透镜、气压计、钟、气枪、西洋剑、德比花瓶、瓷像，以及一辆马车……当然他要交换的并非那些犀牛角，金线刺绣或上头有山水风景的扇子或屏风……而是要增开港口、关税协定、设立英国领事馆。但有趣的是，这位在当时算对中国充满善意观察眼光的外国人，最后却被中国琐碎的生活细节、阳奉阴违的修辞话语、层层监视的人际关系或大部分是吹嘘、胡掰的伪知识伪历史弄得精疲力竭。当他初抵中国时，有人让他看一张在天津油印的单子，上面以中文罗列着他准备呈献给皇帝的礼物。但没过多久，城里流传的他带来的礼物，却变成了‘好几个高不及十二寸的侏儒或矮人，身材比例及智力都不输英国兵；一只比猫还小的大象；一只老鼠大的马；一只母鸡大的云雀，以木炭为食，每天约可吞五十磅木炭；最后是一只奇幻枕头，任何人只要将头枕上，立刻就可熟睡，任何梦中出现的遥远地方，诸如广东、福尔摩莎、欧洲，均可在弹指之间到达，毫无旅途之困顿。’……”

“我读过这本书，我知道，”他兴奋地说，“是一本描述几世纪来一大狗票去过中国几年或根本没去过中国的西方唬烂天才，如何凭空编造出一个他们恐惧、憎恶、着迷、意淫的靡丽国度。我想起来了，那是 Jonathan D.Spence 史景迁的书。其实那个

充满激情的唬烂河流起源更早，早到马可·波罗，邪恶的国王和他的暗杀队伍，主人死后火焚家仆和女眷，独角兽、可汗众多嫔妃的感官乐园……”

“或者更早，早到《亚历山大传奇》或《辛巴达历险记》，丝绸之路上的想像力：马其顿的军队越过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行省，向印度河流域推进，越过了安息、大夏、康居和犍陀罗诸多地区。青春之泉、会讲话的岛、独眼巨人、太阳树或半人半鸟者、伪装成使者进入一极难进入的国家，却被皇后从花瓶上的画像识破认出……”

“还有一种专吃牛、羊或人类的巨大羊蜱蝇，它们不会讲话，但叫声像狗狂吠。有一个故事还讲到，亚历山大和士兵们抓到了一只食人兽，他命令他们把一个裸体女人推到它面前，当它开始吞噬她时，士兵们冲上去把那女子从它嘴里拉出来，于是这怪物便以自己的语言叽哩呱啦地饶舌……”

他心里想：我还以为你是“外独会”的成员呢。

但图尼克说：“你知道我怎么想吗？在我们这个西夏旅馆里，那些洋玩意儿，什么望远镜、天象仪、地球仪、西洋手铳、手摇大喇叭电唱机、石蜡唱盘（还是华格纳的呢）、手摇电话机、有西洋女人裸体画的镜箱幻灯片机……这些全都有，它们或收藏在某一条走廊某一个房间里，或成为我们那些客房里的摆设。但是，我要说的是，那个马夏尔尼当作笑话的，他认为被篡改成荒诞不经的物事：那些侏儒、猫大象、老鼠马、吃木炭的大云雀、像哆啦A梦‘任意门’一般的枕头，那些东西才是，才是我的、我的西夏故事的入口。它们不是空调房间里的静物。我必须爬进去，老哥！即使是从防火梯或攀墙索，我都必须爬进去！”

那之后几天，他皆提心吊胆注意着新闻。有一天的新闻里出现一则小小的消息：一个戏剧系大学生在无人深夜带着一捆绳梯去攀爬天母的大叶高岛屋百货，可能因为绳滑失手，那男孩从六楼高空摔下，到第二天近中午百货公司开门时才被警卫发现陈尸于B1楼的大水族箱前地板。据说男孩家世极好，警方初步排除他侵入之动机是为偷窃，死者家属亦极低调，仅就“是否在攀爬过程中被警卫发现，追逐而失足摔死”提出质疑。而百货公司亦调出当晚监视器录影带，证实整个过程（从攀爬到失手，挣扎悬挂，终于力气放尽摔落），全只有男孩独自一人。另外××大学戏剧系亦出面证实，死者当晚攀爬用之绳梯，是该系上学期毕业制作公演《亨利四世》中之舞台道具，日前于工作间遭窃……

他连着好几晚都担心着：是不是图尼克啊？但



2006年9月号



他的年纪应不止是个“戏剧系学生”。不过他在梅雨结束的那个星期二晚上又在那间居酒屋遇见图尼克在对着一屋子人夸夸而谈。那天晚上有另一个酒客讲到一件事令他印象深刻：他说前一阵他带着一个 team 到高雄旗津拍广告，里头有一个学弟是会弄布袋戏的，他们带着戏箱，黄昏时搭渡轮到半岛那里，搭篷上戏。那里的居民看热闹了几几天，也懂状况了，导演一喊开麦拉大家全安静下来。人群中有一两个人鹤立鸡群浑身发臭非常惹人注意，其中一个黑人（是那种长脖长腿长手族的），另一个是当地流浪汉，从小就憨的。后来他们问当地人，说那黑人是非洲某个小国的，原是跑船的船员，大概是沿途港口嫖妓得了爱滋病，他们那条船的船长不道德，恰好某次停泊在高雄港，就把他放鸽子船就开跑了。他又不会讲英文，身上也没有证件或多余的钱，遂在港口一带流浪晃荡，当地管区也知道有这么个“流浪黑人”，却都不知如何处理，遂不予理会。后来不知怎么和那弱智的两人混在一块，两个都高个儿，平常就作伴睡在公园、公厕、小学校园或寺庙。酒客中不知有谁提起我们台湾现在真是愈来愈多外来入侵者了，据说现在每八个新生儿就有一个是外籍妈妈生的……云云。他听了非常刺耳，心里想：老子不就正是个外来入侵者？

那天深夜他又与图尼克相携走路回家，当他们走过一条人行天桥时，桥面上一个行乞的老头，收音机开得非常大声，那是一个电台主持人用一种卖膏药的流畅台语夹评夹叙地播报新闻：今天早晨有一位小姐出门上班时被一位男的强拖进公寓铁门里，那个男的掏出他的水泥管叫伊帮他吹喇叭，那位小姐不肯，这个男的就拿出电击棒来给伊电昏电得全身灼伤然后强奸啦……

他不可思议地左顾右盼，确定这是真实的场景，或只是图尼克移形换位的魔术？这座天桥是真的，桥上的老人是真的，桥下让人晕眩偶尔驶过的夜车也是真的……图尼克在他身旁走着，脸上带着一种神秘的微笑。他期待他会告诉他什么？“是的，这些都是胡人。他们全是西夏旅馆的房客。”

他停下脚步，转身对图尼克说：“听着，图尼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诡计或魔术？或是你的同伴们动的手脚？但我要告诉你：那是不对的。你不可能搭建一座改变自己血液里神秘基因图谱的旅馆。你不可能用别人故事里的破碎材料（像废弃车厂里的零件）去拼装一个独一无二无法繁衍后代的你。你不可能做你自己的父亲。我知道你们在一些你们无力负担其全景或纵深的残虐画面

前训练自己无动于衷，那使你们挑衅又嘲讽，那使你们失落自己的纯真。那使你住进那个你自己一手打造的歪歪斜斜的世界：那里面的人，歪鼻塌嘴，没有影子，只有半套染色体，也许你憎恨用忧郁症量表或百忧解来替代描述那种想自杀、想哭泣、心脏要爆破的感觉。也许你讨厌被羞辱的感觉，你讨厌别人越俎代庖用他们自以为是的语言描述你，但那并不代表你要对自己动手脚！你要把在你里面的那些真实东西变成不相信的！图尼克，小心噢，你和你的那些旅馆故事就像 SARS。一整套被幻术和自我想像欺骗的防御免疫系统，它被它自己编造的那整个庞大完整的海市蜃楼叙事给唬住了，于是它启动了全部最剧烈的歼灭火网，把自己的身躯、内脏、血管、头颅、四肢，全咋吱咋吱地吞噬咀嚼了。小心你将要展开的那个叙事，不是你以为的包罗所有魔法、色情故事、所有戏中戏或极限经验的旅馆：那只是一粒摇头丸就可以达到的全部历程，捏一下就全变成粉末……”

他说得感伤又急切，然后他发现自己竟脱口说出一句羞愧欲死的通俗剧台词：

“如果没有爱……”

但眼前那个无法还原自己究竟为何事物所伤害的青年，摆出一副人间失格者或卸下十字架的灰白尸身耶稣的失魂落魄模样。他知道他的魔术已经启动了。图尼克说：“我只是想……脱汉入胡……”他已经走进那座他自己一手搭建的虚妄世界，像那些年轻人在城市里所有的 KTV 包厢一边喝着罐装啤酒一边对着晃亮白光的荧幕嘶吼：脱掉！脱掉！脱掉！脱掉！

那时他已知道：他和图尼克正站在两个世界裂开的最后连接之瞬，一座仿拟之城将载着图尼克漂浮远去，那里所有时钟钟面的指针都停在不同的刻度，除非他在那一瞬间痛下决定跳进他的结界。他同时已预知：明天一早，他会带着锁匠，循着他留给他的地址，找到图尼克的公寓，撬开锁破门而入，他知道他会是第一个看见那景象之人。图尼克的双脚会悬空垂挂在他眼睛水平等高的位置，像他年轻时写过的短篇小说结尾，他看不见他的脸，像神龛上烟雾缥缈的神偶的暧昧笑脸。摇摇晃晃。像操作摄影机器时不稳的手臂。他知道那即是他启程之始，他必须（比少年时在夜行列车上承诺那个杀人犯陌生人要艰难一万倍）去找寻那座旅馆。他必须找回那个众人皆以为离开人世（或根本从来就没这号人物），其实已 check in 住进那间“西夏旅馆”里的图尼克，胡人图尼克。



2006 年 9 月号